

葛 麻

楚 劇 演 出 本

湖北 南 代 表 團 演 出

中央文化部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印發



葛 藤

(楚 劇)

人物：

馬 鐸 (馬)

葛 藤 (葛)

張大洪 (張)

馬金蓮 (金)

第一場

馬：(出場大揀小)(引)

往年家貧窮，

如今成富翁。

老夫馬鐸，娶妻康氏，膝下所生一女，取名金蓮。昔日與張仁交好，將吾女許配他子大洪為婚。開親之時兩家貧窮，如今我家豪富，吾女若配這門窮親，豈不做了卑賤之人、溝壑之鬼！老夫有意勸他進府，逼寫退婚文書，好將吾女另選高門大戶，一來女兒終身有靠，二來與我門風有光。好倒是好，叫那個去喊他呢？(想介)我家僱工葛藤，倒也十分能幹，叫他前去誰他進府。就是這

般，葛藤走來！

葛：(內白)來了，(上、唸「占板」)

甲子乙丑年年混，

想起帶工真氣人！

員外是個暴發戶，

慳吝刻薄待窮人。

他吃白米飯，

我吃糙米羹；

他在那裏吃，

我在這裏恨。

吃的吃，

恨的恨，

可恨老狗黑良心。(回句)

(進客堂介)

見了員外丟掛。(免禮介)

馬：見禮。

葛：見了旁人一禮，要還我一禮；見了員外昂昂不

動，豈不是丟了一個掛？

馬：總是見禮。

葛：好！見禮你家，有何吩咐？

馬：命你去找人。

葛：找那個？

馬：找張大洪。

葛：張大洪是你家什麼人？

馬：是老夫的門婿。

葛：嗯！

馬：哎，你這狗才緣何應起聲來了？

葛：員外，上說下應，越說越有勁。

馬：只准點頭，不准應聲。

葛：好，你往下說。

馬：從前張馬開親，兩家貧寒；如今我家豪富，小姑娘要另選高門大戶。命你叫他前來，寫下退婚文書，你快去快來。（起身下介）

葛：是！（背句）這老狗起下這嫌窮愛富之心，他還不曉得我與張大洪是老表。哎，我自自道理擺佈這個老狗。（向馬介）員外叫我找張大洪，到那裏去找呢？

馬：（轉回）到他家去找。

葛：那個人不出外呢？

馬：命你到鬻學去找。

葛：他那窮，那有錢讀書呢？

馬：到大街去找。

葛：他差人家的錢，還敢上街？

馬：你這狗才，一人找一人，難道還找不到嗎？

葛：找他啊，那好有一比。

馬：比做何來？

葛：好比藥舖的甘草。

馬：此話怎講？

葛：一抓就來了。

（唱「四平調」）

員外吩咐我運命，（下）

馬：（唱下句）

定要退掉這門親。（下介）

第二場

張：（上、唱「四平調」）

時不至來運不通，
家徒四壁遭困窮，
滿腹文章有何用，
三餐難飽腹中空。

岳父家去借貸大街權。（走圓場遇葛）

葛：（唱下句）

見了表弟打一躬。

表弟，那裏去啊？

張：只爲家中貧困，無法度日，找岳父借貸去的。

葛：那個，你找岳父借錢去的，待我來看看！

張：表兄，你看什麼？

葛：我看你忘記帶枕頭來咧！

張：帶枕頭來幹什麼？

葛：把枕頭枕得高高的，好痴心妄想呀！

張：表兄，這是何意？

葛：麼意思呀！你岳父起了一個心思。

張：什麼心思？

葛：從前你們開親之時，兩家貧窮；如今他家豪富，他的姑娘不願意嫁給你這個窮女婿，叫我們將你誑進他家，寫下退婚文書，好另行探配，你還想找他借錢？

張：聽表兄之言，那我只有轉去。（欲走）

葛：慢點慢點，大丈夫只有上前，那有退後的道理。

張：依表兄之見呢？

葛：依我之見哪，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躲是不中用的。你就跟我去見他，你就跟他辯辯道理，他有來言，你有去語；萬一說他不過，還有表兄我啊！

張：那個，有表兄你！

葛：吓。我跟你說，那老狗還不曉得我們是表兄弟。此番去到他家，就照我的眼色行事，你做成個套，擺佈那個老狗。

張：那就全仗表兄的大力了。

葛：走啊，（唱「四平調」）

表兄表兄弟骨肉親，

張：（唱）

不爲表弟爲何人。

葛：（唱）

行走間抬頭來觀定。

張：（唱）

不覺來到岳父門。

葛：到了。

張：待我進去。（欲進介）

葛：你這個人莫慌哇，你來了總是一個客位，讓我先進去告訴你岳父知道，要他請你再進去。

張：他嫌我窮，怕那老頭不得請我進去。

葛：他不請你，包在我身上。

張：那就有勞表兄。

葛：進去了就改口叫啊！（進門）老伯吓，老伯，

來了。

馬：那個來了？

葛：張大洪來了。

馬：吟吟，老夫的網早就撒好了。

葛：員外的網，撒得大呀，還是撒得小？

馬：撒得大怎樣，撒得小是如何呢？

葛：撒得大就網着了。

馬：撒得小呢？

葛：撒得小就跑了。

馬：他跑吓，呼呼！老夫家中人了甚多，叫他們去打。

葛：打！員外用不着那些人去打，只要一個人對付他就够了。

馬：那叫那個呢？

葛：就叫我啊！

馬：你會打嗎？

葛：那不是吹，睡着的狗子我一腳踢得牠飛跑。

馬：那我倒看你不出咧。

葛：你真是三十斤的鰻魚，把我側看了。

馬：好，少時就命你去打。

葛：打吓！啊員外，那張大洪是讀書之人，書通文理，理通天下，少時你們兩人要面起理來，你要說他不過，那我是不是要動手呢？

馬：當然要動手啊！

葛：那我就先告罪。（見禮介）

馬：告什麼罪？

葛：動起手來，你家就站開些，怕的是我的拳頭沒有眼瞞，你家要碰到它呀，那你家就不能怪我的吓。

馬：就是誤碰兩下，為小姑娘的事，老夫決不見怪於你。

葛：我也不會有心打你老人家吵。

馬：好，把他叫進來。

葛：吓！員外，他到此總是個客位，這叫是有點不雅。

馬：什麼客位，老夫就是見不得這個窮鬼。

葛：你老人家不見得，那個又見得呢。不過這一回是總要見的，祇要他把退婚文書寫了，以後再不見就是的了。

馬：好，權且有請。

葛：你岳父在請啦。

張：哦！他在請啦。

葛：這個「請」字是我與你爭出來的。

張：有勞表兄。

葛：吓，進去了，就得改口吓，別叫我表哥。

張：哽哽，我知道了。

葛：隨我進來。（進門介）

張：岳父在上，小婿這廂有禮。

馬：罷了。葛麻，看坐位。

葛：好，張大相公請坐。

馬：看茶來。

葛：窮人喝麼茶啊！

馬：去。

葛：（進茶介，先送員外，後送大洪。）張大相公請茶啦；員外，雜種。

馬：噫，茶盅。

葛：（張置杯與馬杯相疊）我的表弟倒有些意思，藉這茶杯爲題，我來要這個老狗幾句，吓張大相公！

張：什麼？

葛：一個人窮要窮得乾淨，富要富得排場。

張：我是那裏不乾淨？那些不排場？

葛：怎麼？你還要在裝洋其象。

張：什麼事？

葛：拿出來。

張：拿什麼？

馬：葛麻，你在吵什麼？

葛：吵麼事呀，這個女婿難怪你老人家不要，這樣愛小利。

馬：愛什麼小利？

葛：喝了茶，把茶杯偷着進腰裏去了。

馬：（看介）幾個人吃茶？

葛：兩個人吃茶。

馬：你要幾個茶杯子？

葛：我要兩個杯子。

馬：（取杯介）你看這不是兩個是幾個杯子？

葛：喲，是兩個。哎員外，照這個彩頭看哪，小姑娘的親事退不成。

馬：怎見得？

葛：他們兩人這對姻緣，員外是想把他們拆開；從這個彩頭看，不但拆不開，還配罷了！

馬：吓，什麼話！

葛：（背白）看表弟坐在那廂，縮頭縮腦，我不免把老狗一噓了起來，弄件把衣服，讓他穿起

再說。（吹介）噓噓噓……

馬：葛麻，你噓些什麼？

葛：你老人家穿得這好，你看他穿得這壞，要是來

個把客人，也觀之不雅，頂好是你老人家借件

把衣服讓他穿起來。

馬：怎麼，老夫婆他來，退婚文書未寫，怎麼能把

衣服他穿？

葛：你把一件衣服給他穿在身上，你曉得他心裏會

幾喜歡，叫他寫時，提筆就寫，拿筆就畫，退

婚文書寫了，我可以剝得下來的啊！

馬：你剝得下來，好，叫你伯母娘拿件舊衣服來。

葛：我曉得。（拿衣介）張大相公，這是你岳父把

給你穿的，穿起來。（張穿衣介）

馬：（看介）葛麻，叫你拿舊的，你怎麼拿一件

新的？

葛：這不能怪我，祇怪伯母娘。我婆說拿衣服給張

大洪穿，她一定不把；我只好撒謊說員外要去

吃會酒，拿件舊衣服，她老人家一生愛面子，她說拿一件新衣服甩牌子吓，乖乖！

馬：你真不會辦事。（上坐）

葛：（衣服弄到手了，想介）噓噓噓……

馬：（下位介）你又噓些什麼？

葛：退親事總是要銀子的，你老人家先把錢把得他。

馬：唉！退婚文書還沒有寫，怎能把錢他呢？

葛：我的話還沒說完啊，把錢把他，窮人見了銀子，心裏幾喜歡，叫他寫時，提筆就寫，拿筆就畫，退婚文書拿在我們手裏，這衣服也割得下來，銀子也拿得過來的啊，這都爲你家的呀！

馬：噫，爲得好，那把他多少銀子呢？

葛：把一千兩。

馬：一千兩，多了。

葛：我漫天要價，你家就地還錢。

馬：好，把兩串銅錢。

葛：兩串錢就退個媳婦，你家有幾個，我都退喇！

馬：什麼話？

葛：我是譬方話。

馬：依你要把多少？

葛：最少你家要把二十兩銀子。

馬：好，叫你伯母娘把那灌鉛假銀子拿二十兩。

葛：員外，那提都不能提，灌鉛銀子，要是能奪得過來算罷，要是奪不過來，他拿到街上去用，別人看到銀子成色不好，一剪子夾開，內面是「灌鉛」，追問這銀子是那裏來，張相公必然說啊，這是馬府退親來的，你看馬鏗這個老狗吓！

馬：哼！

葛：別人說的話。退親用灌鉛銀子，人家都要罵你發的是混帳財。萬一告到衙門，謹防把你的家財充公，那才不得了咧。

馬：哎呀，不是你提起，老夫險些辦錯了，去叫你伯母娘把足色銀子拿上二十兩。

（葛下場，立即又回來。）

葛：張相公，這銀子是你岳父把得你的，少時怕的要打起來，小心招呼銀子。

馬：你這個奴才，怎麼把打字對他講出來。

葛：等一會要他寫退婚文書，他不寫，是不是要打？

馬：當然要打呀！

葛：我把打字說在頭裏，要動起手來，他就記起來——那個人說了的，叫我招呼銀子；他就把手護住銀子，不還我的手，我就塞他駝子，這都

是卡磨他的。

馬：多卡幾卡，咁……（準備去坐，葛扯馬衣。）
拉什麼？

葛：叫他來了半天，退婚的話還沒跟他說呢！

馬：老夫不願意跟這窮鬼說話。

葛：不願意就請一個人去說。

馬：叫那個去說呢？

葛：還是叫我去說。

馬：吓，你還會說呀？

葛：你瞧我不起，我還當過新舊兩年陪保正的。

馬：呔，幾時到任，幾時卸差？

葛：臘月三十到任，正月初一卸差。

馬：吓，這兩天都沒有，怎麼說是兩年。

葛：兩天囉，是兩年的日限。

馬：好，就命你去說。

葛：那你老人家說個題目，我去說咧。

馬：你對那張大洪講道：開親之時兩家貧窮，如今

馬家豪富，小姑娘不能嫁到他家，叫他寫下退

婚文書，也好將小姑娘另選高門大戶。記住了

沒有？

葛：記住了！

馬：快去！

葛：這樣怎麼能去談話，員外，人拾人高。

馬：你還歡喜歡戴個高帽子，葛轟！

葛：員外！

馬：來陪客。

葛：你家到那裏去？

馬：告便。

葛：吓！吃麵嘍！

馬：告便。

葛：哦，你家請便。（葛、張相對而笑）嗤！

張：吓！表兄！

葛：坐攏來，來來來！他走了，他預備叫我對你

說，要你退婚，你準備怎麼辦？

張：那老狗起了這樣心思，我方寸已亂，無法可

想，祇有退了他。

葛：你這個人哪，讀麼書呀，就容易就說退了他，

你答應，我都不不得答應。

張：依表兄之見呢？

葛：他跟我說的話，我就告訴你，少時就與他當面

面理，你要答對不上，照我的眼目行事。

張：他究竟跟你說了些什麼？

葛：少時他出來叫一聲張大洪，你答應小婿在。他

罵你小奴才，你就說岳父大人。他說從前開親

兩家貧窮，如今我家豪富，我女到你家豈不做

了卑賤之人，溝壑之鬼，特命葛轟叫你進府，

寫下退婚文書，吾女好另從改嫁，你寫是不寫？

張：表兄，那我怎麼答對呢？

葛：你說「小婿告辭了。」他要問你「那這而去？」

「你說「我去到大市長街化幾文銅錢，買得一陌紙錢，去到爹娘墳前，燒得一燒，叫得一叫，再把棺木擗開，爹娘答應兒寫兒就寫，不答應兒就寫他不成！」他必然說「那個人死又復生！」

張：那我怎麼說？

葛：你說「那有定親又退親！」他說「那個與你有親？」

張：你馬家與我有親。

葛：這句話讓我來說，你就說「這個……」。他又問「你既然有親，何人的媒證呢？」

張：這，我就忘記了。

葛：那你還是說個「這個……」。他說：「既有媒證，何會見你三茶六禮吓，你送東西來了沒有？」

張：這幾年連飯都吃不上，那還送禮？

葛：那你還是答應「這個……」。吓，三個「這個」，你記得吧？

張：這個……

葛：吓，這個早了，我們來演試一下。

張：好！

葛：我權當你岳父。

張：我權當你的門婿。

葛：吓，表弟是假的呀！

張：我曉得。

葛：（做身段）囑咐你的話，張大洪！

張：小婿在。

葛：小奴才！

張：岳父大人。

葛：吓！聽得好好！從前開親，兩家貧窮，如今我家豪富，吾女到你家豈不做了一卑賤之人，溝壑之鬼！老夫命葛麻叫你進府，寫下退婚字據，吾女好另從改嫁，你寫是不寫？

張：小婿告辭了。（欲走介）

葛：那這而去？

張：去到大市長街，化得幾文銅錢，買得一陌紙錢，去到二老雙親墳前，燒得一燒，叫得一叫，將棺木擗開，爹娘答應兒寫我就寫，不答應兒就寫他不成！

葛：那有人死又復生？

張：那有定親又退親！

葛：誰個與你有親？

張：這個……

葛：（歡喜）對對！既然與你有親，何人的媒證？

張：這個……

葛：答應得好！既然有媒，何人得了你的三茶六

禮？

張：這個……

葛：恭喜！恭喜！媳婦到了手了。（馬在內咳嗽介）

張：你走吧！

葛：你發脾氣。

張：那我……「嗤」，「嗤」，「嗤」（三小

鏹），對坐何人？

葛：馬府僱工葛藤。

張：胆大葛藤！敢與張大相公對坐，文吾答應，無

事則可，有事則是你的調唆，惱惱了張大相

公，二寸半寬的草帖，將你送到縣衙，一擗棹

擗斷爾的狗腿。

葛：（大叫）老伯，不得了！

馬：（上）什麼？

葛：你老人家叫我陪客，他說對面答話的是誰？我

說是馬府的僱工葛藤，他說「嗤」，「嗤」，「嗤」，

「嗤」（三小鏹），胆大葛藤！敢與我對坐答

話，無事則可，有事定是爾的調唆，惱惱了張

大相公，二寸半寬的草帖，將我送到縣衙，一

擗棹擗斷我的狗腿。

馬：擗了沒有？

葛：沒有。

馬：沒有你叫什麼！真乃是無用。

葛：看你這個有用的來奶！

馬：張大洪！

張：小婿在。

馬：小奴才！

張：岳父大人。

馬：從前開親，兩家貧窮，如今我家豪富，吾女去

到你家，豈不做了卑賤之人，溝壑之鬼，命葛

藤將你誣進府來，寫下一紙退婚文書，老夫的

女兒另從改嫁，你寫是不寫？

張：岳父在上，小婿告辭了。

馬：轉來，那道而去？

張：小婿去到大市長街，化得幾文銅錢，買得一陌

紙錢，去到二老雙親墳前，燒得一燒，叫得

一叫，將棺木擗開，二老答應兒寫就寫，不答

應就寫他不成！

馬：那有人死又復生？

張：那有定親又退親！

馬：誰個與你有親？

張：這個……

葛：（正經地）張家與馬家開親，你是岳父，你是

門婿，人人皆知，個個皆曉。

馬：吓……既是與你有親，何人的媒證？

張：這個……

葛：怎麼這個那個！你們幼小愛好定親，指定東嶽

泰山，西嶽華山，雙親雙證，怎麼說沒有媒人

吓？

馬：你這奴才，緣何說出這些話！

葛：問了半天他不說，我要不說他不曉得！

馬：就要他不曉得！

葛：唉，我還怕他不曉得，是我搞錯了！

馬：再不要多嘴。既有三媒六證，誰又見過你的三

茶六禮？

張：這個……

葛：麼事這個那個？這是我手上的事，我曉得：五

月端午、八月中秋，七色餅子、八包茶，他提

不起，我幫着拿，你吃了不認，肚子還要生

病。

張：吓，着着着！（三繃）想你馬家不過暴發致

富，起此嫌貧愛富之心，與衣冠禽獸又何異也？

馬：可惱吓！

（唱）

你家既然遭貧困，

吾女豈配你爲婚？

張：（唱）

我家貧窮要退婚，

未必我們窮人就不娶親！

馬：你爹娘一死，你不上進，你這無用小子要窮一

生。

張：（唱）

你嫌貧愛富心不正，

鼠目寸光認人不消。

馬：（唱）

叫葛麻與我拿棍打，（葛麻假作打張介，拳

打馬介。）

這一下打的是年邁人。

葛：那個是打的你老人家，哎呀！對不起！對不

起！適才小人告罪在先。

馬：（忍耐地）只要爲小姐的事，老夫不見怪你就

是。

張：你這老狗，這樣侮辱於我，定不與你干休。

葛：你不干休，你要麼樣呢？你該不得去告你岳

父？

張：我正要去告他。

葛：你告他有什麼由頭？

張：由頭？！

葛：你不說我都曉得，八個字：嫌貧愛富，逼寫退婚。

張：對！

馬：過來啲！你怎麼教給他由頭去告老夫？

葛：員外，張大相公乃是一個讀書人，他把由頭一想，這是一個僱工想的山頭，縱寫也不寫，馬上把山頭一改，老伯的官司贏上了天，他就輸到了地。我這好有一比，襠膝頭上畫老虎——戳穿了就不靈。

馬：那你就多戳幾戳。

葛：我曉得戳的。吓！你當真要去告他？

張：不但告他，我還要告你！

葛：你告告我！

馬：老夫也要告他。

葛：員外，我看這個官司不能打。

馬：怎麼不能打？

葛：你與張大相公去打官司，張大相公見了百里侯

打上一躬就站倒，你見了百里侯就爬倒。

馬：老夫是有錢的員外，怎麼要爬倒？

葛：張大相公頭上一摸，有四兩烏紗之份；你頭上

一摸，是個大光頭。

馬：哎，我好悔。

葛：悔麼事！

馬：曉得這樣，我花錢捐個功名。

葛：你往百讀書大概光愛逃學。

馬：什麼話！

葛：他剛才說還要告我，老爺把我傳上堂去，我要

不說直話，老爺就要動刑；我是說你有姑娘，

是說沒有姑娘？

馬：你照直說，說我有姑娘。

葛：你家有幾個姑娘？

馬：呸，又不是不曉得，一個姑娘啲。

葛：那我就說一個啲。張大相公要幾個媳婦？

張：我要一個。

葛：要一個就有，要兩個就沒得。

馬：可憐呀！

(唱)

聽罷言來怒氣發，

罵聲大洪小兒娃，

叫葛麻與我拿棍打，

(葛麻打大洪，馬又被打。)

險些打掉老夫的門牙！

葛：啍！跑了跑了！

馬：讓老夫去起。

葛：趕吓，你趕去照樣吃虧！

馬：那個敢把虧老夫吃！

葛：張大洪在前面跑，你在後面趕，少不得他張家還有幾人，再加上那些種田借錢住房子的一些窮人，攔住張大洪就問爲麼事，他就說從前兩家貧窮開親，如今他家豪富，他把我誰進府去，逼寫退婚文書，有錢的該生，無錢的該死。話沒有說完，你就趕得去了。人家本來心裏就有些不服，加上平日吃你的虧又吃得多，那裏找到一個機會出氣呀。說的說，推的推，綳的綳，袖子，扯的扯鞋子，塞的塞你冷駝子，（打介）

馬：哎喲哎喲，你怎麼又打起老夫來了呢？

葛：我這是做得你老人家看的。是不是要吃吃虧呢？

馬：噫，有理，有理。

葛：吓！員外，你就在家中等待，讓我去打聽打聽。

馬：你快打聽。（葛下）這正是：親事未退成，丟了衣帽藍衫銀。唉！（下）

第三場

（砲頭，張大洪上，葛藤追上。）

葛：表弟，你到那裏去？

張：我去告那老狗。

葛：真是個「泡皮貨」，你到官府去告他，他用銀子往邊子一打，還要你坐牢牢底。

張：依表兄之見？

葛：依我之見，你在馬房等候，我到綉樓去會會小姑娘，探聽她的口氣如何。她若念從前情義，她就贈銀與你，你就準備搭橋迎親。那老狗若還不肯，請得三老四小與他辯理，看他有何言

答對。他們父女要是一條心，那就好有一比，

張：好比何來？

葛：紗帽拋在長江內，流水兩開交。

張：有勞表兄一試。

葛：你在馬房把門關着，莫被旁人看到了。

張：表兄。（葛出門介）

葛：綉樓走走。（下）

第四場

金：（上，唱「四平調」）

二爹娘年半百子嗣缺乏，

上無兒下無弟單生女孩。

許配了張大洪未曾嫁，

大洪哥喜愛我也愛他。

幼小時我二人在一起玩耍，

這幾年是緣何未到我家。

將身兒去至在滴水樓踏，

樓脚下只見那傭工葛藤。

這個人才怪哪，怎麼站着睡覺？好啊，看你有什麼翻身。

葛：（轉身介）喂，莫擠莫擠。

金：哎，他就翻身過來了。再看你怎麼樣還原啊。

葛：（轉身介）哎呀，莫擠莫擠。

金：啊，他在睡假睡，我怎麼說他就怎麼作，待我騙一下，（假叫）爹，你來了！

葛：小姑娘你才歹的很啊！

金：莫瞎說。

葛：你才歹啊，剛剛人家想休息一下，你就把你爹來嚇我。

金：你怎麼不做事啊？想偷懶啵！

葛：啊，人家站到都睡着，曉得辛苦得幾很啊！

金：你有麼事辛苦啊？

葛：我到城裏去賣了豆子的，夜裏回來的時候，走到半路上，見路邊搭個台，唱幾好的戲啊！

金：唱個麼戲啊？

葛：「趙五娘哭短城」。

金：不是的，是「孟姜女哭長城」吧？

葛：哎，是的，孟姜女是先去的，把長城哭斷了，

等趙五娘去送了，沒有長城哭，就抱到那個斷

了的短城哭，就叫「趙五娘哭短城」。

金：總歸是哭長城。

葛：不錯的。後來又唱了一曲「福建寶水記」。

金：這個戲我曉得的。

葛：你曉得，你就講把我聽。

金：戲裏面有個老爺，這個老爺蠻壞。

葛：麼樣壞呢？

金：他嫌貧愛富，逼他的女婿退婚。我發恨這個老爺。還有一個小姐，這個小姐蠻好。

葛：麼樣好咧？

金：她不願意退婚，我發喜歡她。

葛：我也發喜歡她咧。我想起我們這屋裏唱這個戲

才好咧。

金：莫瞎說，我們能唱麼戲呢？

葛：「福建寶水記」啊！

金：瞎說，沒有那些人。

葛：我算得奇聽呀！你爹唱老爺替像，你姐媽唱那

個老爺的夫人，你就唱那個小姐。

金：我唱麼事咧？

葛：「銅瓢裏潑猪油」！

金：那是麼話呀？

葛：小且。

金：我唱不得。

葛：唱得。

金：你唱麼事咧？

葛：裏頭有個家院，歸我咧。

金：讓我算一下，（算介）還差人。

葛：不差，一個人都不差。

金：我算得你聽啊，我爹唱老生，我娘唱老旦，你唱老院，我唱那個小姐，還有啊？

葛：還有麼事？

金：還差個小生呢！

葛：（背白）她還不知道，我就是爲小生來的。（

自言自語）這才上了路。（對金）小姑娘啊，有小生，叫你女婿唱小生。

金：不纏你說了。

葛：哎，小姑娘，你女婿姓麼事？

金：莫有鬼吓，我不曉得。

葛：哎，說一下有麼要緊呢？

金：找不到！

葛：你不說啊，我就瞎猜。

金：你猜得到？

葛：猜不到，百家姓中總有一個。姓趙？

金：人家不姓趙啊！

葛：姓錢？

金：那裏姓錢呢？

葛：姓孫、姓李、姓周，……（連說連否認）

金：不是的，不是的。姓張、姓張、姓張！

葛：明明人家姓張咧。（背白）我還不曉得他姓

張！（對金）姓算你曉得了，你曉得你女婿叫

麼名字啊？

金：才不說啊。

葛：你不說，我又猜的。

金：要你猜得到的！

葛：你不說，我就猜，揀醜的猜，叫張癩痢。

金：得了，人家沒得癩痢痢！

葛：叫張麻子？

金：那裏有麻子！

葛：張瞎子？

金：不是的。

葛：張駝子？

金：不是的。

葛：張拐子、張跛子？

金：不是的，不是的。張大洪，張大洪，人家叫張

大洪！

葛：不要臉啊！不要臉啊！

金：我再不跟你說了。

葛：小姑娘啊！這樣一說我們是親戚，你再莫叫我

葛麻啊。

金：我跟你是麼親戚啊？

葛：張大洪是我的表弟，你再要改口叫啊！

金：叫麼事咧？

葛：葛三哥！

金：葛三哥啊！

葛：啊！

金：你壞，我再不叫你了。

葛：不叫啊！（想介）小姑娘啊，你再叫我一聲葛

三哥，我做三年長工的錢把你攢私房好不好？

金：叫兩聲呢？

葛：六年。

金：真的？

葛：當然啊！

金：葛三哥啊！

葛：不算不算，我架子還沒有搭好，這才算打鬧台。

金：「毛痞」。

葛：你重新再叫。

金：葛三哥！

葛：三年。

金：葛三哥！

葛：六年。

金：葛三哥！

葛：九年。

金：葛三哥，葛三哥，葛三哥，……

葛：燒死了，燒死了。（即不算的意思）小姑娘

的心才枯呵，我今年三十幾歲，叫三兩聲，就八九上十年。你叫這些，我死了做鬼未必還要跟你屋裏幫長工？

金：你說話不算話，我再不跟你說了。

葛：好，我再不說了。小姑娘啊！你下樓，我有正

經話跟你說！

金：有什麼正經話說？

葛：真的，你下來！

金：真的，那我就下來了。（下樓介）你說咧！

葛：你屋裏出了事情，曉不曉得？

金：出了麼事呀？

葛：你爹起了歹心思！

金：什麼心事？

葛：從前張馬二家開親，都還可過；如今張家貧

窮，你家豪富，你父起心不良，命我將張大洪

辭進府來，逼他退婚，要將你另行擇配。

金：（吃驚）怎麼講呀？

葛：要你另行擇配。

金：（驚介）哎呀！

（唱「悲腔」）

心中祇把爹爹恨，

做了嫌貧愛富人。

張大洪生來有人品，

要我改嫁萬不能。

含淚便把三哥請，

快與小妹定計行。

唉！（苦臉介）三哥這怎麼辦呢？

葛：你想到麼辦法麼？

金：我一點辦法都沒得。

葛：唉！是也是的，你的爹只顧自己，把你當人情

送把縣老爺的醜八怪兒子去了。去做妻吓是做

妾呢？你還不曉得，那個醜八怪是全縣聞名的

醜八怪，又駝又麻呢。張大洪從前送節禮來，

你還看到過的，你們才是年貌相當，這一對小

夫妻多好啊！未必你願意聽你爹的話另從改嫁

嗎？

金：（堅定的）三哥，我存心已定，不管我爹爹怎

麼樣，我至死不改的。三哥，你有麼辦法？

葛：法子倒有，就怕你不能守貧吃苦，將來怨我。

金：你放心，我們從前還不是窮人。

葛：好，有志氣，祇要你答應，我馬上叫他搭轎子

接人。

金：這個辦法好，你等我。

葛：那裏去？

金：（唱「四平調」）

三哥樓下將我等，

妹到樓上取白銀。

這裡銀子一百兩，

一隻金釵帶在身，

請你與我來拜上，

多多拜上張大洪。（下）

葛：親事已成，銀子也有了，就叫我表弟搭轎子接

人便了！（急下）

——劇終——